

牢记粟裕师长的教诲

——内务警卫缪贵山的人生传奇

□季小平



缪贵山向粟裕像敬礼

唐韵摄

缪贵山是一名1943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的的新四军老战士,今年已经94岁高龄。缪老历经抗日战争中的车桥战斗、天目山反顽,解放战争中的苏中、莱芜、孟良崮、济南、淮海和解放上海等战役;1953年在朝鲜战场光荣负伤;1956年转业安置到宁夏、甘肃工作;1958年遭错误处理被开除,独自一个人回老家当起了农民;1980年平反,享受离休干部待遇。

老人家因为年事已高,听力明显下降,但犟脾气不改。然而每当老头子生气发火时,老伴儿郁兆兰只要在他耳边大喊一声“小鬼”,缪老便瞬间变得像个乖孩子。

“小鬼”这个称号,是缪贵山刚参加新四军在粟裕身边当内务警卫时获得的。五年的内务警卫,缪贵山在粟裕师长和楚青大姐的教诲下不断成长。几十年来,缪贵山不管身在何处,不管有着怎样的遭遇,他都把老首长的教诲牢记在心。

参军打鬼子

缪贵山1927年出生于海安角斜,从小家境贫寒,7岁时便到地主家打长工,到16岁时已是一名“老长工”了。1943年6月上旬的一天,只穿着一条短裤衩的小贵山正在地主家田里薅草,这时走过来一列军人,其中一位挎着盒子枪的军官模样的人用能听懂的外地口音问道:“小老乡,愿不愿意跟着我们打鬼子?”“打鬼子?”满头大汗的小贵山一脸惊奇,在他的眼里有两个鬼子:一是“红头鬼子”,由本地游手好闲的地痞流氓组成,装神弄鬼欺压穷人,到处敲诈勒索。另一个是“日本鬼子”,小贵山只要听到他们来了,就躲得远远的,心里恨得痒痒的。“红头鬼子”近来熄火了,因为刚刚被当地人称为“四爷”的新四军收拾过,以后再也不敢装神弄鬼欺负穷人了。日本鬼子白天猖狂,太阳落山前就赶忙溜进角斜的据点里,怕“四爷”夜间袭扰。

“能打鬼子的是谁呀?你们是四爷?”缪贵山好奇地问。

那位军官模样的人哈哈大笑:“我们不是四爷,我们是打鬼子的新四军,小老乡,愿不愿意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干革命?”

小贵山一听“打鬼子”,噌的一下子从田里跃了出来,扔下头手锄子,跟着就往北走,随部队来到了新四军一师驻地东台县三仓镇的一座不起眼的矮房子前。只见军官模样的人和门前几位站岗的士兵敬了个礼,然后朝屋内轻声喊道:“报告师长,我们回来了。”

第一次远行

参军没过几天,王排长通知缪贵山:“小鬼,赶紧收拾好,我们一起随首长出发。”小贵山一听,赶紧备好干粮,装满水壶,背的、挎的、夹的,瘦小的身躯顿时鼓囊囊的。粟裕师长说:“小鬼,准备得蛮充分的嘛!”小贵山憨憨直笑。

傍晚时分,粟裕师长一声令下:“出发!”瞬间,一支200多人的队伍迅速前行。每到一处,都有根据地的同志担任向导,粟裕师长一边走一边四处张望,有时停下来与他们交流,并临时决定改变原定的线路,要求“多绕几个弯子,多走走地势高和河道窄的地方”。来到高地时,粟裕师长安排几名战士快跑,用怀表计算时间,在地图上划圈做记号,一会儿又眉头紧锁,似乎在思考什么。就这样,部队穿公路、过运河,从伪军据点之间穿插而过,最后一行人在邵伯湖上船,这时大家才觉得疲劳,一路好奇的小贵山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也不知船行了多久,在湖边一个码头上岸,部队再越过一条公路,没多远就到了新四军军部黄花塘。

在黄花塘军部待了两个多月后,部队开始乘船往回赶。看着行驶的船头朝北,小贵山轻声问道:“不是往回走吗?怎么越走越远?”王排长制止他说:“不要讲话。”这时粟裕师长回过头来,笑着说:“小鬼,没坐过船吧?这次多坐坐。”船大约行了一整天才上岸,小心翼翼地在日伪军据点间隙穿行,越过封锁线。里下河水乡到处是河沟,一会儿乘船,一会儿上岸,也不知道走了多远,绕了多大的弯子,十多天后才回到东台三仓。每到一处根据地,粟裕师长都要与当地老百姓谈话打听情况,与部队首长和作战参谋开会商量事情。

回到师部后,粟裕师长顾不上与家人团聚,又会去了。回乡后,缪贵山改名缪成贵,安心当起了农民。由于有文化,说话公道,为人耿直,被生产队社员推举为生产队长。原本已经归于平淡的生活,却因为一件事,让他难过了好一阵子。

缪贵山是一名战士,王排长露出赞许的目光:“小鬼,这次我们就是根据首长的指示,找一名当地老乡,首长很喜欢你,准备安排你当内务警卫呢。今天安排过关,你通过了。”小贵山又惊又喜:“过

送一名日本友人到敌人的碉堡前喊话(日本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宣传委员松野觉,在车桥战役中牺牲)。他们刚绕过一堵墙,高度警觉的小贵山看到一个影子闪过,立即喊了一声“有人”。话音刚落,冷不丁地从墙角蹿过来一个日本鬼子,向小贵山冲来。矮小机灵的小贵山在地上打了个滚,钻到鬼子背后,用刺刀向前刺去,刺中了鬼子的小腿肚子,鬼子疼得叽里呱啦,转身向小贵山刺来,眼看着小贵山就要被刺中,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鬼子应声倒地,一名新四军战士及时扣动了扳机,那位战士说:“小同志,幸亏你发现了,要不然我们会被偷袭,你第一次上战场就立功了。”小贵山一乐开了怀。

生死兄弟

淮海战役胜利后,已经22岁的缪贵山离开粟裕司令员,调任三野23军68师203团任连长。临行前,粟裕司令员教导他:“小鬼,连队战士就是你的生死兄弟。”缪贵山记下了首长的教诲。

4年后,已经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23军67师199团副营长的缪贵山在石岘洞北山阵地保卫战中,主动请缨担任敢死队队长,利用美军第七师冲锋被压制的间隙,将全军六个连抽调出的120名敢死队员组织起来,实施反冲锋。他分析了地形后,立即部署组成三支分队,一支由自己带队正面冲锋,吸引美军注意力,另两支从侧翼包抄。这时突击队副队长汪裕劝道:“缪副营长,正面冲锋我上,你在阵地负责指挥。”缪贵山说:“我身材不高,目标小,这120多号人是团部精心挑选的,年龄都较小,我是队长,你们都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冲在前。”说完,回身高喊:“同志们,冲啊!”50多名敢死队员居高临下冲向美军阵地。

惊慌失措的美军不知道有多少志愿军战士,呼叫炮火支援,一时间,美军炮弹密集地在冲锋阵地爆炸,缪贵山不幸中弹昏了过去。

乘着美军将注意力放在正面的间隙,两翼分队迅速包抄,一顿时扫射,将80多名美军消灭。打扫战场时,发现缪贵山已经不省人事。战友汪裕赶紧将他送往救护站,经医护人员清洗,缪贵山头部中弹,右手无名指被炸飞,两小腿骨共五处被炸穿。醒来后,他的第一句话便是:“敌人打退了?战友们怎么样?”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动容。

独自回乡

回国后,缪贵山被安排到黑龙江省驻军医院养伤,一年后,能基本活动的缪贵山接到通知,到苏州荣校(荣光军人学校)接受为期两年的扫盲培训。培训结束前,缪贵山主动报名去大西北最艰苦的地方,1956年分配到甘肃省酒泉劳改农场负责管理犯人,后转业任石嘴山市平罗县文化馆馆长。

第二年腊月底,缪贵山召集几名一起转业的战友帮一名上海老乡宰杀了一头猪,被县长批评:“你是馆长,竟然敢带头杀猪吃猪肉,我要开除你!”缪贵山一听“开除”二字愣住了,在他心中,军人服从命令就是天职,于是默默转身回到馆内。第二天,缪贵山把收拾好的军功章和革命伤残军人证书带在身上,一瘸一拐地赶往车站。

回乡后,缪贵山改名缪成贵,安心当起了农民。由于有文化,说话公道,为人耿直,被生产队社员推举为生产队长。原本已经归于平淡的生活,却因为一件事,让他难过了好一阵子。

棺材里“试胆”

第二天傍晚,警卫班一名战士带着小贵山来到一座矮土墩前。“来,用挖锹挖,把下面的棺材扒开,然后钻进去。”说完,扔给他一把小挖锹。小贵山一听,顿时汗毛立正,身子打战起来,想想在首长面前夸下的海口,一咬牙,开始挖了起来。谁知土层很浅,下去几锹就露出了棺材,小贵山心里直发毛,硬着头皮用锹撬开棺材盖,这时从棺材里传来一声闷响:“小鬼,我在这里。”惊魂未定的小贵山睁大一双惊恐的眼睛,是王排长的声音。他慌忙问道:“排长,你钻棺材里干吗?”王排长从棺材里爬了出来,说:“小鬼,躲进棺材里的这个办法,曾经救过我们许多红军伤员。我们这里的每一名新战士都要过这一关。来,跳下去!”小贵山一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棺材里,王排长露出赞许的目光:“小鬼,这次我们就是根据首长的指示,找一名当地老乡,首长很喜欢你,准备安排你当内务警卫呢。今天安排过关,你通过了。”小贵山又惊又喜:“过

来,跳下去!”小贵山一听,毫不犹豫地跳进了棺材里,王排长露出赞许的目光:“小鬼,这次我们就是根据首长的指示,找一名当地老乡,首长很喜欢你,准备安排你当内务警卫呢。今天安排过关,你通过了。”小贵山又惊又喜:“过



民间写真

依依的思念

□展 颜

我对大自然的认识如此缺失,我在植物方面的知识匮乏得如此贫瘠。

博物苑里还有一个“药坛”,实实在在惊艳了我,因为我在那里看到了以前只知其名不知其样的何首乌、丹参、留兰香……还有很多我之前都没听过名字的蜘蛛抱蛋、拳参、荷包牡丹……我蹲下身子,在“药坛”里拍了一圈图片,每种中草药前面都竖着个牌子,写着名字和产地,我一一看过去,像上了一堂自然课。那天,我偶遇到一群画画的孩子,他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创作着“落叶画”。孩子们捡起枯朽的落叶,配合水笔,在白纸上手绘出各自心目中的冬天,落叶在孩子们的手下焕发出第二次生命。

我离开南通年份已久,在朋友圈还没流行之前,我并不知道城还有这么一处风景,它们确实美好得想让人一秒就飞到跟前看个够。但我手头有一份朝九晚六的工作,行动上不够自由如风,回乡的日子大多选择在节假日,所以我一直没能亲眼看到濠南别业的紫藤花架。

直至去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因临时有事我回了一趟老家。那天恰是节气“大雪”,外头的树叶都快落光了,哪里还有什么花,可我突然就想去看紫藤了。我从位于任港路的老家出发,步行去了南通博物苑。濠南别业是张謇先生的故居,位于南通博物苑内。红顶红柱红栏杆的别业建筑,在萧索的冬日里散发出丝丝暖意,虽然冬日的紫藤只空余枯藤,但我毕竟来到了它跟前,好似有了“打过招呼”的亲切感。

我忘了我小时候是否来过博物苑,也许春游或秋游时来过一两趟。时间久远,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如今的博物苑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全新的景观,我惊喜地发现博物苑就像是一个微型的植物园,植物品种多得超出我想象。

冬天的博物苑,并不是所有的树都光秃秃的。我看到火焰一般的红色枫叶,也看到小扇子似的黄色银杏,还有一种叫“黄连木”的树,叶子也红得发亮,我一开始误将它当作了枫叶,现场借助植物APP才识得它的名字。还有一种树,高高大大,枝枝丫丫的叶子竟也黄灿灿得不逊于银杏,它的名字叫“二球悬铃木”,和我在上海看到的悬铃木行道树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在那天才意识到

江海新韵

穿行在秋天里

□吴 华

鸟鸣在高处
虫吟在低处
各守一方天地
互不侵扰
独自成欢

那么多植物
叫得出名字的很好
叫不出名字的也很好

一片叶子落下
一边说着瞬间
一边写下永恒

两只蚂蚁
在美人蕉的花瓣上
来来回回
多像此刻的我
牵着自己的影子
在人间散步

风吃过湖面上的水
又吹着我的眉间
直到那些曾以为
解不开的结
变成心上一朵一朵
缓缓而开的花

一棵叫蓬蓬树的树
一棵树
就这么长着
她不知道自己会成为
返航的船靠岸的目标

像一座
沉默而孤寂的花园